

雨起初还疏朗，从倒垂的柳丝上滑落，溅出小小的水泡，水泡渐渐密起来、大起来，扩成一圈圈大大小小的波纹，波纹又连展、融合开来，成为起伏荡漾的涟漪，雨慢慢大了。

就在我们在大起来的雨中有点狼狈，欲打道回府时，那只鸳鸯妈妈出现了。鸳鸯妈妈像是突然从水里钻出来似的，先是在水面上慢悠悠地游动，时而抖抖翅膀，时而四处张望。突然，它跳过横在水里的一根竹竿，向另一簇更大的柳荫快速游去。诧异于鸳鸯妈妈的举动，我们急急跟着移动。“看！看！小鸳鸯。”那簇更大的柳荫下，一只粉嘟嘟、毛茸茸、拳头大小的小鸳鸯正在稠密的雨丝中嬉戏、觅食。小鸳鸯全不在乎妈妈的到来，依然一会儿水、一会儿转圈，雨点打在身上，就笨拙地晃晃脑袋，像一个做秀的萌宠。鸳鸯妈妈亦无奈，叫了几声后，一直在雨中耐心地守着。

此时整个华家池已泛起一层朦胧的雨雾，回望同样笼罩在雨雾里的初夏的华家池校区，一片绿树红瓦色彩迷离，几畦桑肥蒿长气息氤氲，一阵清朗的书声从教学楼传来，湿漉漉的，让人很直接就能想到读书者的年轻……一霎间，我有点时光倒错的恍惚，那个梦，那个藏掖了四十年的梦，原来依然如此清晰。

如果没有记错，当初的华家池里应该没有鸳鸯。四十年前的那个高考季，将参加高考的我们被一部叫《华家池畔》的小说迷住。小说作者为后来曾任嘉兴市副市长的女作家巴陵，发在当年刚创刊的《江南》杂志上，一时间洛阳纸贵。依我现在的阅读经验，最初作为手抄本流传的《华家池畔》，也是迄今为止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生生活最好的小说之一。也因为《华家池畔》，当年能考入华家池畔的浙江农业大学是我们不少同学心念的目标。而我，绿树红瓦、湖光晚霞，书声灯火、田园阡陌的华家池畔，更是我未知又充满憧憬的大学梦的现实写照与愿景拓印。《华家池畔》的许多故事、人物和情节已经模糊了，但我敢肯定，巴陵写得细致、传神也十分动情的华家池，当年没有鸳鸯。

鸳鸯作为一种迁徙的候鸟，这几年似乎特别眷恋杭州这个城市。每年的四五月间，西湖边出生的十几窝鸳鸯，成为全体杭州市民心中的宝，鸳鸯家族们的出生、成长、遭遇和萌态亦是自带流

量的网红。但我从未听说过华家池里也有鸳鸯。我不知道，四十年后当我终于第一次走进现已改为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的华家池畔，以一星期浙大培训生的身份，与华家池里的鸳鸯不期而遇，是冥冥中的昭示，还是因果里的偈语。但我知道，四十年来那个那么渴望、那么期待着走进华家池畔的梦，一直像那只粉嘟嘟、毛茸茸的小鸳鸯一样，始终未曾老去。

四十年前的那个高考季，正复习迎考的我，突然得到一个消息，像我这种当初挂在民办高中班读高中的考生，若不参加高考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即高中毕业就可参加工作。消息起初如一粒暗红的炭火，灼了一下目光之后并没让我太在意。慢慢地，炭火着了风、添了柴，越燃越旺起来，以至于烤得我心神不宁、焦灼烦躁、寝食难安了。不用猜，这风和柴就是父母的意见、劝导，亲朋的分析、鼓说……一边是当时只有百分之十以下的考中率，能否考上大学的未知数；一边是一向经济拮据的家境下，笃定有保障的一份工作。那段时间我犹如裹在茧里的蛹，几乎每刻都在纠结和挣扎。谁都明白，相比一些农村的同学或当初没挂在民办高中班的同学，这样的政策和机遇恰似天上掉馅饼。“大学毕业不也就是一份工作嘛！”当我终于以这样的理由在高考的半月

前，怀揣着高中毕业证书，到杭州湾畔的一个乡村供销社报到时，我知道，那只鸳鸯，那只粉嘟嘟、毛茸茸的鸳鸯，从此再也飞不出我的生命和心头。

近十几年来，趁出差和旅游，我常喜欢到一些著名的大学去走走、看看。在北大的未名湖畔拾湖光塔影，在武大的珞珈山下沐浴落英缤纷；清华园里领略“水木清华”的风骨；浙大紫金港中感悟“求是精神”的机锋。我也曾在澳洲的悉尼大学观览异国的建筑，在瑞士的苏黎世校园探访负笈的同学……

我知道，这样的走走、看看，说不上是圆梦，但对梦的成长和绚丽，对梦的丰满和活力，分明也是一种养料和拉风。往后的岁月里，我想我依然会喜欢到大学里去走走、看看。虽然那只藏掖了四十年的鸳鸯，那只粉嘟嘟、毛茸茸的鸳鸯，永远不可能成为白天鹅了，但有梦总是好的，因为梦既是理想的电和光，也是现实的诗和远方。

应谈兄提议，今次以菊花茶为议题，再来一番“瞎三话四”。

朋友品茗论茶者中高手林立，都有自己喜爱的茶属、茶种、茶类、茶别，这也展示、揭示或启发了各人生活方式的情趣。比如，谈兄推崇他家的白糖菊花茶，就有着较强的年代印记。在物资比较贫乏时期，谈兄父母因属高级知识分子，当时配给的白糖票证比一般家庭多，白糖腌制的菊花茶成了他们家的特产，白糖菊花茶口感甘甜、入喉润滑，是一道待客茶点。他们家还因为常年有冰糖可购买，所以他老爹用盖碗的方式泡饮冰糖菊花茶，悠然而自得。

菊花当茶饮我在儿时起步。当年并非我家，大凡暑期属“散养”的小孩，弄堂里几乎家家户户一早就会泡好一大壶菊花茶凉着，为小孩防暑解渴。透亮的长口冷水壶中，一朵朵黄白绿相间的菊花，在微微泛黄的水中，或浮或漂或沉，婀娜多姿争奇斗艳。对了，当年写一篇《我家的菊花茶》作文时认识并造句了“婀娜多姿”之词，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此景至今记忆犹新。也记得妈妈讲过菊花茶的民间传说：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种菊花治好母亲眼疾，造福乡

快递小哥上门，要我签收一份陌生邻居的快件。他把拨通的手机递了过来，电话那头传来了陌生女孩的声音：“叔叔，我是住在你家隔壁的新租客，请代签收一下邮件，我下了班上门来取。”本人签收后，没有把未曾谋面者的物品放在家里，而是物归原主——放到租客的门口。

日落时分，楼道里有动静，我打开门，见到了陌生女孩。她对我说：“东西收到，谢谢你！”此后，我隔三岔五替她签收快递，成了租客的“收发室”。彼此熟悉后，她的贵重物品可以寄存在“收发室”内，随时来取。

已像红番茄一样多汁但你紧闭着明明我的眼睛里全是狼受的光芒但只能沉默地憋着最艰难的是火山喷涌前片刻的决心我鳄鱼般地冲上去咬住你的沉默你便发出快乐的呻吟

我家的电脑被不速之客人侵，骚扰广告不断。我和太太反复操作，也无法将其删除，不能正常上网。一般来说，上了年纪的人

操作电脑的能力不如年轻人。儿子儿媳不在附近住，远亲不如近邻，我把情况如实向隔壁租客反映并求助。她脱口而出：“你自己把它删掉不就行了吗？”当时，我愣了一下，表示理解。女孩远从桂林来到陌生的大都市，有本能的自我防范意识，不去陌生人家。与我先前不把陌生人的东西寄存在家的原则是相同的，避免节外生枝。之后，她收到快递，也未提及我家电脑黑客软件是否被赶走，做长辈的自然不能不近人情地旧事从提。

本住宅楼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地处闹市，毗邻写字楼，交通便捷，租金不菲，整栋楼的出租率高达一半。年轻人的每日三餐靠点击手机叫外卖，他们还都是不婚不育的单身大龄青年，往往越高颜值、高薪的孩子越是单身，尽管有几户男青年已经住在一起，也不婚不育。此状况是一些现代人的生活

民的故事。当年自然不会深悟，妈妈以悲情方式演绎的用心，从小教导我们要知从孝、从善、从事之意。

菊花入茶历久弥新，菊与梅、兰、竹喻称为四大君子并非浪得虚名，它们各具特色，是人格境界的神往，比如菊花那凌霜飘逸、特立独行、不趋炎势的品行，也是传统

闲话菊花茶

陈甬沪

文化感物喻志的启示。前人剪木裁枝、探波寻源、清标洁雅、留幽怡情、群芳共赏，辛勤培育创立出的菊花茶饮，它就是中国茶饮文化的经典之一。

菊花的特立独行，并不影响入茶的融洽感。比如，清菊茶有点微苦，如果加入少许白糖，或者在水沸时加一点冰糖，口味更好，还具有清热散风、明目清肝和消炎解毒之效。菊花茶饮与药理之妙用，成就了它的功能性；又比如早已盛行的菊花枸杞茶，是大多数女性喜茶者上午的最爱选择，又成就了它不一样的需求性；再比如现今流行的“菊普”茶，被酒肉朋友



方式。目前，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几亿人，从轻度老龄化社会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了。

逢年过节，隔壁租客的爸妈从老家赶来看闺女。夫妇俩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人生的跑道有很多，女儿没有输在教育

的起跑线，却受限于婚姻途中，成了剩女。

笔者这一代根据当时的独生子女政策只能生一孩；到了我们的孩子为人父母，政策允许生二孩；可他们只想生一孩，某些夫妇还成了丁克一族，更有一些年轻人干脆不结婚。日本等一些发达

国家每年的出生率在下降，出现超级老龄化社会，年轻人的“无欲望”，造成市场购买力、创造力下降。我无意中把电脑里的病毒赶走了，愉悦中传来“叮咚”的门铃——八成是隔壁孩子的快递来了，然而我意外收到一份不用签字的快递。事情是这样的：夏日炎炎，我有时会给上门送快递的小哥送上一瓶矿泉水解渴。小哥与我交起了朋友，以至于他刚做了爸爸，就专程送来糕点。生命的延续是每个家庭的希望，这个孩子到什么年龄就做什么事，真是可喜可贺！

七夕会

小时候，就熟识这种花和这种花，因为我外婆家附近有几棵刺桐大树，花开时节红艳艳，大家都叫它“新娘花”，可能是花开时特别艳丽红火如新娘的红嫁衣吧。红花在枝头上一簇一簇如辣椒般艳丽，在花枝上纵情燃烧着。据说此树花开不见叶，叶花不相见。

在海边，在红树林旁，和石矾塔隔海相望的两株老刺桐树相依呢喃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这样永远定格在海的风景里、定格在我生命的记忆里……

有一种草花，它叫太阳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一直以来，这个“苹”，只是一种普通的草，不明哪一个种类。

2010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从一种中草药中提炼出抗疟疾药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呦呦之声，来自鹿鸣。最近明白，“食野之苹”这个“苹”，是艾蒿，菊科蒿属植物。艾蒿，中国人谁不知？艾蒿，别名艾草，又叫萧茅、冰台、遏草、香艾、蕪艾、艾萧、艾蒿、蓬蒿、艾、灸草、医草、黄草、艾绒等。都知道，我们中国人，一年又一年，每至端午，在大门上插上艾和菖蒲。

再往下读：“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再查，这个蒿，正是屠呦呦提炼出抗疟疾药的青蒿，当然是菊科植物。菊科植物，头状花序盘状或辐射状。每一朵花瓣，里面由无数小花组成。我们看到，大到高高的向日葵，小到脚下的蒲公英，近看远看，每一个“花盘”，都是一个小小太阳，无一不散发出灿烂无比的光芒。

据称，在疟疾重灾区非洲，青蒿素已经拯救了上百万生命。当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自2000年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2.4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150万人因该疗法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

青蒿，不是仙草，是太阳。

再往下读：“呦呦鹿鸣，食野之芩”。这个芩，以为也只是一中普通的草。也查了，也恰是一种蒿草，菊科植物。

这就奇了，世上的花草成百上千种，那么，《诗经》中呦呦鸣叫的鹿儿，为什么偏偏喜欢菊科类青草？也就怪了，这位一生中将名字与“鹿鸣”紧密相连的女科学家屠呦呦，为何偏偏从菊科植物中提炼出青蒿素，而不是其他植物？

这是天问，地问，也是人间草木之问。

天意从来高难问。



你的沉默是一堵墙我在你面前绕来绕去你低着头守着口明明你怦怦的心已经快要蹦出来但你沉默着

明明你颤栗的身体已经像小鹿一样不停地抖动但你沉默着明明你的嘴唇

无数次的来竹塔村，面对大海，确实内心有很多潮涌，这是一片多么神奇的土地。那天，又一次来了，红树林和石矾塔是让人流连忘返的，而更能让我怦然心动的却是海边那两棵刺桐老树……

来到漳江口，看到了从海里长出的绿色植物，叫红树林，这一片二千多公顷的海上森林，景色美丽宜人：白鹭在海上自由自在地飞翔着；跳跳鱼、小蟹、虾在灰色的滩涂上上蹿下跳……能在红树林边“农家乐”小聚一餐，一边品尝着鲜美的海鲜，一边面对着大海和红树林，在海风中欣赏着美景，有一种远离喧嚣的感叹。

其实红树林的叶子并不是红色，而是绿色。因其树皮及木材呈红褐色，而称为“红树林”。涨潮时，红树林被海水淹没，或者仅仅露出绿色的树冠，仿佛在

海面上撑起一片绿伞。潮水退去，则成一片郁郁葱葱的“海上森林”。

在红树林丛中栖息生长的鸟类、鱼类等水产物种资源有230多种，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全省最大面积的红树林湿地，是北回归线北侧种数较多、保存最好的红树林天然群落，也是国际重要湿地。在此地培育、养殖的贝类海鲜，产品远销国内外。

如果到漳江口红树林，乘舟海上一游，吸引你的还有海上那座石矾塔，一座记载着闽南人文风情的石塔在历史的风雨中矗立着，一个古老的传说在延伸：据说原来矗立石矾塔的地方矗立着的是一个塔形的

天然大石笋，是一块风水宝石，所以自古云霄县文人辈出，让邻县暗中嫉妒。风水先生看了周边地理，认为是此“海上之石”抢走了他们的好风水，所以就派人把原来天然石笋炸毁了。后来，云霄人在旧址上建造了新的人工石矾塔，以作纪念。历史已翻开了新的篇章，石矾塔已是人们心目中的镇海之塔、镇县之塔；石矾塔也是人文、公德的风向标；更是人们追寻国泰民安、幸福安康的一种美好心愿。

突然想起高中毕业那年，班主任组织我们班同学去石矾塔游玩，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留在船上，不敢下海。看着同学下海爬石矾塔，当时的我是多么胆小、笨拙和无趣。时光荏苒，往事如风……

我来

到长洋村的海边，两株老树紧紧相伴临海而立，和海中央石矾塔遥遥相望，这就是刺桐树。此时，树没长叶，枝干飘逸，重重叠叠，花骨朵儿待放，我真想过一些日子再来看看这两棵老树花开满枝的样子。

小时候，就熟识这种树和这种花，因为我外婆家附近有几棵刺桐大树，花开时节红艳艳，大家都叫它“新娘花”，可能是花开时特别艳丽红火如新娘的红嫁衣吧。红花在枝头上一簇一簇如辣椒般艳丽，在花枝上纵情燃烧着。据说此树花开不见叶，叶花不相见。

在海边，在红树林旁，和石矾塔隔海相望的两株老刺桐树相依呢喃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这样永远定格在海的风景里、定格在我生命的记忆里……

旅游